

校园来电

《热血校园纪事》姐妹篇

彭柳蓉著



7.57
3d

上海遠東出版社

973

1247.57
p43d

校园来电

彭柳蓉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校园来电

著 者/ 彭柳蓉

策 划/ 黄政一 任郁文

责任编辑/ 黄政一

装帧设计/ 零 语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周国信 汪 晓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网 址/ 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装 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58 千字
印 张/ 6.5
印 数/ 1—8 000

ISBN 7 - 80661 - 690 - X

G·240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Xiao Yuan Lai Dian

舞台男主角的诅咒	1
雨夜魅影	27
金色双瞳	59
催眠陷阱	89
预知死亡	125
梦幻蝴蝶	149
暂时结束	175



舞
台
男
主
角
的
诅
咒

春季,育才中学校园。乱云飞卷。一大群的学生呆呆地站在校门口,对着巨大的青铜像大吹口哨。可怜的青铜像奇迹般地移动到了喷泉水池的正中央。这个青铜像是某大师的超现实主义杰作,可是,大家都觉得这杰作和新任校长极为神似,所以尊称它为“校长”。

“喂!这幅《‘校长出浴图’》很正点哦。杨老师。”高明贼兮兮地撞了撞身边故作深沉状、其实肚子里肠子都在抽筋的杨葳老师。

“以前都不觉得它像‘校长’大人,今天觉得它很像淋成落汤鸡的……那个谁谁谁。”杨葳笑得甜美,谈话内容却是十分恶毒。

“你们不觉得让雕像洗澡的人很聪明吗?很有职业盗贼的味道。”岳双眼睛发亮地出现在高明和杨葳的中间,头发长长亮亮地披在肩上,“有没有兴趣查查看?”

“你们很无聊哎。”王道明臭着一张脸,懒洋洋地站在他们身后,“这么简单的伎俩,有什么值得说个不停的?”

“我记得去年你好像也对老校长的石膏像动过手脚,这次不会又是你做的吧?学生会会长大人?”高明怪笑了起来。

王道明定定地看着高明,突然觉得高明灿烂的笑脸很适合做沙袋。

高明很是开心地继续说道,“当然,如果你请我吃个七十八顿肯德基,也许我会考虑不去告发……救命啊!”



目送被王道明倒提着衣领拖向校园深处的高明，岳双开始叹气，“高明就是看不出王道明笑得越灿烂的时候就是他下手扁人的时候。”

育才中学实验楼三楼。

王道明哈欠连连地试着埃及人发明的把沙子变成玻璃的实验。最近的生活太过悠闲，连捉弄高明那小子的兴致都没有了。不过，自己那个对麻烦嗅觉灵敏的鼻子可是很清晰地嗅到了最近涌动的一股暗流。听说育才中学新来了好几个有趣的人物，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让大家耳目一新。在王道明的秘密档案柜里其中的一份档案上写着这样的一段文字：华暖，男，高一（1）班插班生，IQ160，A级问题人物。背景，调查中。

突然，巨大的爆炸声从隔壁传来，爆炸产生的气浪将墙上挂着的画框掀在了地上，连上生物课用的骷髅标本也一阵乱晃。不慌不忙地扶了扶眼镜，王道明拿了门背后的一把伞，施施然打开门。

浓密的烟雾在走廊上扩散。走廊顶部的火警装置自动开始洒水。慌忙冲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大多免费洗了个冷水澡。

撑着伞，王道明斯文地一脚踹开门，果断地冲进去。里面没有人，实验室的电脑被人移到爆炸的死角，没有受到伤害。电脑开着，亮亮的屏幕上有着一行红色的字：第一次问候……

真心地展露笑容，王道明开始觉得生活又再度变得有趣。从伪装优质乖乖牌学生到做一个顺手管理三流中学的学生会会长，有趣的事情实在不多。现在，有人似乎在向自己挑战。手段还不算太烂，值得稍稍期待。这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边跑一边大叫着，“王道明，王道明。”



慢条斯理地关上电脑,王道明微笑着转过身,“岳双,我没事。不要叫得这么凄惨,好像我已经血肉模糊似的。”

“不是的,刚刚我收到一封奇怪的 E-mail。上面说,今天下午3点整,你会在这里遇上炸弹爆炸。接着我就听到这边有巨大的爆炸声。”岳双惊魂未定地看着一地的碎屑,“因为你这个人比较惹人讨厌,所以我害怕你出事就跑过来看看。”

“谢谢你的夸奖,我想恶作剧的人大概炸弹放错了地方。”王道明看着头发在不断滴水的岳双,把自己的伞递了过去,“下次记得还我。”暗中恶作剧的人似乎对于淋湿实验室里的学生和老师们的头发很感兴趣。

“喂,你是不是最近得罪了谁啊?”岳双接过伞关心地问。

“不清楚,不过这一次似乎不是我想像中那么简单。”王道明蹲下身拾起一朵花的残片。心中一阵震撼。难道那件事情已经开始了?太快了。

“有什么问题吗?”岳双感兴趣地问。

“问题?是的,惟一的问题是我该转学了。”王道明缓缓地站直身子,“岳双,对不起,我要和你说再见了。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你这是什么意思?”岳双目光锐利地看着王道明,“有什么事情连我们这帮朋友你都不能说。”

“正因为把你当好朋友才不告诉你原因。”沉默片刻,王道明说,他走向门口和岳双擦身而过。一瞬间,空气像冻住了一样。

“在我发现我喜欢上你的时候,你告诉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岳双伤心的告白让王道明停住了脚步。他微微地颤抖,双手紧握。眼前是去年自己生日的时候,不停地高唱着“猪,祝你生日快乐”的岳双那灿烂的笑脸。还有自己因为岳双的莽撞给了她一耳光的时候,岳双流泪的双眼。只是,这些在现在都离自己似乎有一光年的样子。他感觉到头顶的火警装置正往自己喷水。冰



凉的水打湿了头发和衣服,可是,心似乎更加的冰冷。

高空之中,无线电波传送着巨大的信息。其中有一条短短的信息是这样的:

“我该怎么做?”

“让王道明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失。”

“……明白了。”

第二天早晨 7 点 25 分,王道明死于交通事故,享年 17 岁。

未知研究所。

空旷的研究一室,中央有一张床,旁边放着一把银色的金属椅子。床上和椅子上都有人。

王道明从长长的睡眠中苏醒,看到的是一张悠闲又可亲的笑脸。一个年轻的男子穿着要去度假一样随便的衣服,手里还拿着一杯香得要命的爱尔兰咖啡。他姿势优雅地坐在椅子上,脸上有快活得要命的表情。身为王道明的手术执行医师,看到改造得极为成功的杰作,的确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欢迎你从死神那里度假归来,我叫罗刹,你可以叫我罗刹医生。”年轻男子笑得轻松愉快,“你和未知签署的协议已经开始生效,你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和原来有什么不同了吧。”

王道明完全可以感觉到,在身体内部有着不同寻常的力量在流动。

罗刹从身后提出一只精巧的箱子,“这个面具拷贝仪可以让你以不同的面孔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只要短短的 1 分钟。”罗刹迅速地戴上一只面具。一个活生生的王道明出现了。他悠闲地喝着咖啡,连声音也和真的王道明一模一样,“伪装的生活就开始了。”

“我本来该在 10 年前就死于一场车祸,是老爸的朋友——



未知研究所的所长救了我，我一定会履行老爸和未知签下的约定。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王道明问。

“要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有很多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很多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像。去年，有一个叫赛拉里的国际财团在我国的城市投资兴建了几所贵族学校，我们派去的调查员在其中一所学校神秘地消失了，你要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有问题的望知学院。”

“望知学院？很好听的一个名字。”王道明微笑。脑海在一瞬间闪过岳双的笑脸，然后那笑脸消逝了。

烈焰袭人的盛夏。望知学院的新生集训月。王道明提着一只大皮箱跨进望知学院的大门。据说，这校园的设计者是世界一流的建筑师罗。宽阔的童话大道如同通往罗马的道路，巨大的梧桐树夹道而立，遮蔽艳阳。这时，一个滑板少年呼啸着从王道明的身旁掠过。衣角擦过王道明手臂。手还故意拐了拐王道明的皮箱。

王道明在闪避的前一秒决定不避开滑板少年挑衅式的攻击。他不动声色地把一个精巧的小东西粘在了滑板少年的滑板轮上。

回头望了望踉跄了半步的王道明，滑板少年得意地大笑三声。王道明保持风度地微笑着等待好戏上场。

那滑板少年的心爱滑板突然奇怪地一颠，他一个重心不稳，直挺挺地从滑板上飞了出去。

惨叫声直冲云霄，惊飞了树上睡觉的鸟兄弟。

王道明幸福地叹气。看样子，望知学院的同学们都很喜欢玩，这样的话，自己的生活就不会无聊了。最开始，还是努力扮演好一个可爱的中学生。问题在于，自己17年来似乎没有一天是





一个可爱的中学生。

重新读高一是很衰的事情。王道明心情郁闷捧着一大堆书，有把它们通通塞进垃圾桶的冲动。

“你好！我叫花雕。请多多指教！”一张笑脸突然在王道明面前放大。在王道明的思维还没有做出反应时，他的本能就做出了反应——不假思考地一掌把那张脸推开并附送一个脚印。

当王道明发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这一切的动作已经如行云流水般的完成。

“你好！我叫王道明。请多多指教！”王道明对着鼻血长流的花雕说道。

“王道明，你的拳脚功夫真的是顶级的，你在哪里学的？教教我。”花雕在王道明身后喋喋不休。眼中是看到偶像才有的光芒。王道明一言不发，直直地往树林深处走去。

“我们一见如故，你就教……”花雕的嘴被王道明迅速地捂住，然后拖往树后。树林深处，一个神情紧张的男生拖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大袋子艰难地往树林的更深处前行。

花雕双眼圆睁，只觉得有乌云罩顶。那个袋子里不会是一些断手断脚什么的吧？

“别老把校园想成凶杀现场，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杀人狂。”王道明在花雕耳边轻声说，“那红色的东西应该是墨水。难道你没看见旁边的树林还有一群人在用家庭摄像机追拍他吗？如果我的眼睛没看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什么破烂电影爱好者协会的人吧。那帮人穿着的傻兮兮的T恤上不是印着么？”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为什么躲？”花雕拉开王道明的手问。

“因为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王道明说。是和危险以及死亡有关的味道。问题的症结在于，那味道似乎是从那个作为道具存

在的袋子里传出来的。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重。可是,太过引人注目不利于自己在望知学院的调查。该怎么办?王道明的视线落在了花雕的身上。

“有吗?什么奇怪的味道?我怎么没有闻到?”花雕的话音刚落,就被王道明的眼神吸引住了。

“你不是想向我学功夫吗?考核的第一关来了。很简单的事情。”王道明微笑。

花雕宛如被追杀的羚羊一般冲向演戏的男生,他飞快地抢过那个该死的大袋子,然后把它扔进了一个小小的喷水池。池水慢慢地变红。而此刻,凡是大袋子滴漏的“血水”之处,火焰已经蹿了上来。

“到底怎么回事?”演戏的男生的脸已经扭曲成奇怪的形状。一大票电影爱好者协会的人莫名其妙地冲了过来。

“有人想要制造一点意外事故。”花雕注视着在逐渐减弱中的火焰。因为没有挂着傻兮兮的笑容的缘故,显得酷酷的帅。

“原来袋子里流出来的东西是磷和其他东西的混合物。”王道明在树后自言自语。可是,是谁更换了道具,又有什么目的呢?这怎么看都不像纯粹的恶作剧。

一个笑容甜美的女生微笑说:“树后面的仁兄,请出来好吗?”此人是电影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杨静涛。

王道明慢慢走出来,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他推了推眼镜:“这个,你们要干什么?不会是……”他惊恐地张大双眼,“你们不是要杀人灭口吧?!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什么也没听到……真的!”花雕惊讶得下巴都掉了,这令他的表情看起来像是个天生杀人狂。

“只是一些意外事故,你干嘛害怕成这个样子?”那女生已经快受不了王道明的表演了。她把注意力转至花雕身上,“你怎么



知道这个道具袋有问题？”

“这个……”花雕拿眼睛瞄王道明。

王道明声音小小地插嘴道：“花雕说，他能闻到危险的味道……”

花雕配合地做出高深莫测的表情。

“说不定，这个该死的袋子就是他搞的鬼。”拖袋子的男生方运，电影爱好者协会的台柱之一阴沉沉地说。

花雕继续伪装他那高深莫测的表情。王道明又小小声地说道：“应该没有人会笨得拆自己的台吧？”

而杨静涛会长只是用注视英雄的眼光看着花雕，“这位同学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协会？”

花雕愣了三秒，脸色突然变得通红。他眼中有泪光闪烁，“我？我真的可以吗？”

杨静涛对于花雕的反应似乎不太能接受，她倒退一步，“这个，你和我都再考虑一下比较好。”

第二天。望知学院的餐厅里人潮汹涌。

花雕气喘吁吁地来找王道明，“喂，昨天的那个拖袋子的男生方运出事了，他被舞台上的灯具砸破了头，听说他在医院里被捆得像木乃伊呢。”

“现在我正好有空，去看看现场吧。”王道明放下筷子，拽着一心一意盯着糖醋排骨的花雕走出了餐厅。

一路上，花雕都反复地像讲鬼故事一样讲述着他听来的舞台惨案。

“昨天晚上，协会在电教四厅彩排，谁知道灯突然灭了，紧接着就听到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还有人惨叫，等灯再神奇地亮起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花雕的语气越发的阴森恐怖，“方运



被一个大灯具砸破了头。要知道，他们要拍的小电影《潘度拉》就有一幕是描写男主角被人设计砸伤！”

“你是说方运的受伤和剧本有关系？”王道明微笑着打量花雕，“没想到你还有做侦探的天赋。你为什么会对他们拍摄的剧目感兴趣？”

“因为女主角是校花啊。”花雕脱口而出。

王道明点头：“这个理由很充分。”

电教四厅里一片黑暗。

王道明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灯坏了吗？”

“哦，是有人把电闸拉了。电闸就在舞台左侧的幕布后面，我去开灯。”

花雕的手放在了电闸上：“现在的这里还真有凶杀案现场的气氛。”他轻松地把电闸推了上去。

光像瀑布一样压了下来。巨大的电教四厅在一时之间变得明亮温暖。

王道明站在舞台中央，他的眼镜自动把接受到的光的强度降低。他往上方的灯具望去，发现灯具的结构是网状的布置。从力学角度上讲，这样的结构不可能出现单一的灯具砸落现象。

问题是，这么高的灯具，凶手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配合熄灯的时间和方运的位置砸伤他呢？

“花雕，你有办法了解到当天在舞台上以及后台的人的名单吗？”王道明问。

“交给我好了。”花雕爽朗地回答。自己可以顺便去哀求电影爱好者协会的会长杨静涛，请她让自己加入协会，演演戏什么的。他越想越高兴，“嘿嘿”地笑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出现在电教四厅的门口。

“喂！你们在干什么？”杨静涛严厉地叫道。

“是漂亮的会长啊。”花雕眉花眼笑地猛拍马屁。



王道明站在原地,觉得杨静涛的愤怒似乎有些过头了。

“你好啊,杨会长,我正好有一些事情想向你请教呢。”王道明懒洋洋地打招呼。

“你就是那天我见过的那个人!”

杨静涛的语气突然发生了转变,“站在那里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王道明莫名其妙地看着杨静涛会长以女超人的速度冲到了自己面前。

“啧啧,真没想到,太合适了。啧啧,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看出来呢?完美!绝对的完美!”杨静涛喃喃自语,越来越激动。

“这位同学,您能让身为当事人的我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王道明极为客气有理地请教道。难道说杨静涛同学因为拍电影的男主角受伤所以彻底的疯狂了?那真是太可惜了。

“您贵姓?”杨静涛几乎要把王道明吃了一般迫不及待地问。

“姓王,王道明。”王道明倒退了半步。难道望知学院的女生有变态的倾向?

“几年级?”杨静涛绕着王道明走了一圈。

“高一。”王道明没有忘记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文静有礼貌的学弟。

“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电影拍摄!”杨静涛歇斯底里地抓紧王道明的衣领。

“我害怕镜头。”王道明小声又委屈地拒绝。似乎不敢多看杨静涛一眼。

“喂!你是不是男人?”杨静涛愤怒地大叫。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王道明小小声地反问。

“你一定是听了那些谣言对不对?”

杨静涛沮丧地放开王道明的衣领,“有人说我们的电影受到了诅咒。凡是做男主角的都会出意外。在方运之前,白志远已经出事了。”





王道明低着头，眼镜遮住了他眼角闪过的利光。他抬起头，语气温柔地回答，“不过，如果你愿意提供一年份的红茶给我的话，我可以试试看。”王道明知道，当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杨静涛绝对会把自己看作天使。

“这是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剧本。说的是一个大学男生被卷入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之中，他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的身边老是出现杀人案，惊恐之余，他也不得不毁尸灭迹。答案是：他是个严重的双重人格病患。”王道明悠闲地喝着红茶，对花雕讲述剧本纲要。

“问题是，这个剧已经换了两次男主角了！现在正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言，说电影爱好者协会的男主角被诅咒了！”花雕扮出幽灵的表情。

“不要相信这样的传言。因为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每个案件都有一个真相隐藏在背后。”王道明望向窗外，“就连本来应该死掉的人再在某个地方复活也不稀奇的。”比如说，自己就是这样。

“可是，传言中说，被诅咒的男主角都会收到三个警告。第一个警告是关于水里的火的；第二个警告是关于空中的回音的；第三个警告是关于血的定论的。”

“听起来真的是很有趣啊。”王道明接过高明手中的望知学院记者团出品的小报《校园内幕》，“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内容。用玫瑰花瓣占卜你的未来恋情走势？”

对面的花雕立马把嘴里的咖啡给喷了出来。

“而且，写男主角的诅咒的人就是写玫瑰花瓣占卜的人。白志远？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就是悲剧的男主角在献身说法唉。”花雕激动万分。

咖啡馆老板娘又端来一杯咖啡，“谁是王道明？有人请你喝咖啡呢。”王道明一愣。